

拖鞋、奖状、汇款单……深圳博物馆将劳动者的人生轨迹写入城市发展史

一座城,如何珍藏劳动者的奋斗与生活?

阅读提示

深圳改革开放史展厅有很多来自劳动者的生活用品,这被一些网友调侃“太新、太破、太日常,完全算不上文物”。然而,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物件,恰恰构成了展厅中最具烟火气的一部分。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展陈,深圳将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与生活,收藏进了自己的城市历史之中。

本报记者 刘友婷

在深圳博物馆深圳改革开放史展厅的展柜里,一张无偿献血证格外醒目。卡片上,捐献者一栏没有姓名,只写着三个字——“打工仔”。献血证旁,一把缺一根齿的宽齿盘发梳和一面老式粉色手持化妆镜,被并排陈列。在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用过的日常物件上方,两张被放大的老照片定格着他们的来处与日常:一张,一辆蓝色皮卡车停靠在工厂门前,女工们从车上下来,刚刚抵达蛇口工业区的一家工厂;另一张,工地上人群欢聚,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劳动者仰着头,敲着腰,卖力吹着萨克斯,周围的工友笑着鼓掌。

拖鞋、奖状与汇款单

一双木拖鞋就放在灯光下:红色木质鞋底上还绘着仙鹤等图案,脚跟处的木块已经掉落,黑色布料的鞋面磨得发白。旁边,一张发黄的奖状写着颁发单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工会委员会,获奖者是“工会工作积极分子”蒋纯贤。

再往里看,是三沓汇款存根。它们属于打工妹赵顺超,外号“小辣椒”。照片下方的说明写着:十多年里,她省吃俭用把钱寄给汉中的母亲,从不间断——眼前这几沓,只是其中一部分。

“逛了一圈,发现我成了最老的‘文物’。”“展品太土、太破、太日常,我家里都有。”面对

网友们的调侃,深圳博物馆副馆长蔡惠尧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馆方坚持将这些生活用品纳入展陈,并非猎奇,而是希望让观众“长相见”: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离不开一代代外来务工人员的付出与贡献。

电子测试仪、玩具、芭比娃娃、咖啡机、华夫饼机等看似不相干的物品,被集中陈列在同一展柜中。实际上,它们分别来自深圳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石岩上屋村电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及蛇口第一家港资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均为企业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产品。

这些展柜里的产品,也对应着深圳工业起步的轨迹。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深圳工业主要采取“三来一补”模式,通过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等方式办工业。随着资本、技术和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区逐步从加工装配走向以自产产品为主,“三资”企业开始成为工业发展的主体。

博物馆,成了劳动者的“档案库”

展厅里,一张黑白照片把时间拉回到四十多年前。画面中,基建工程兵背着行囊,刚刚抵达深圳火车站。长途跋涉尚未结束,他们便要转身投入另一场更漫长的建设。

1979年底,中央军委派出基建工程兵00019部队参加深圳建设。1982年5月,又调集7个团、1个医院,编成2个师8个团的建制,共两万多人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这支队伍,成为深圳“十万建设大军”中一支颇具战斗力的生力军。

照片下方,一排带着锈迹的工具静静摆放在展柜里:水平尺、扳手、锤子、锉刀等,旁边还有一个表面斑驳的军用水壶;下层展台上,是台钻、泥板、钢筋钩等工具,一顶白色安全帽被放在一侧。深圳特区早期的高楼大厦,正是靠着这些泥瓦工、木工、钳工的工具,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

除了施工器械,展柜里还摆放着他们的生活用品。一张老照片中,两名年轻人在简易工棚里举行婚礼,身上的裤子还打着补丁。“这些并非统一征集而来,有的由当事人

或家属捐赠,有的则是工作人员一次次登门,从工程兵家中收集。”蔡惠尧介绍,他们顺着一位老兵,又联系到另一位战友,征集工作像滚雪球一样展开。

“这是复原的国贸大厦建设场景。”在展厅一侧,讲解员介绍,1981年5月,这座被称为“神州第一高楼”的建筑开工,中建三局深圳一公司采用滑模工艺,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责任状、施工日志,以及国贸大厦总设计师朱正辉绘制的电梯间效果图,被一并陈列,勾勒出那段“靠人、靠干”的建设现场。

而在走廊对面,还原的是基建工程兵当年的生活场景:简易的竹棚、低矮的床铺一字排开,有人拉着二胡,有人伏在床边看书。

一旁的展柜里,一摞厚厚的花名册静静摆放。“那是基建工程兵集体退伍时留下的名录,也是许多老兵后来反复查找的‘人生凭证’。”蔡惠尧告诉记者,有人需要核实入伍时间、计算工龄时,公安系统未必还能查到,但在博物馆的库房里,相关信息依然完整保存,工作人员会协助查询、核实。

“我们不仅在记录过去,也在回应当下。”蔡惠尧表示,如今,这批基建工程兵都已退休,年纪大的已70多岁。

历史并不遥远,它正在发生

“如果不把今天的东西留下来,历史就会断档。”蔡惠尧介绍,这种“记录当下”的意识,也直接决定了征集工作的方向。是否征集一件实物,首先要看它能否与深圳的重要改革举措、重大经济活动和关键人物建立联系。“比如‘三来一补’企业,是深圳早期最重要的经济形态;外向型企业的产品,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这些,都必须被记录下来。”照片、实物、产品因此被纳入同一征集体系,记录了



深圳博物馆内展陈的国贸大厦建设场景。视觉中国供图

城市发展的不同侧面。

在众多征集类别中,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用品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往来的书信、使用过的工服、工作证件,与城市制度、产业成果一道被保存下来。“外来务工者是这座城市的主体,既是建设者,也是发展见证者,更是受益者。”蔡惠尧说,博物馆要如实记录他们为城市流过的汗,这些内容在改革开放史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这样的征集并未停留在“昨天”。就在不久前,深圳博物馆党政办工作人员颜雨婷前往比亚迪,征集了一块刀片电池。近年来,深圳博物馆持续面向高科技企业开展征集,从华为、比亚迪,到大疆、大族激光,都是最新投放市场的产品。

这种坚持,也在观众中得到回应。与需要讲解才能理解的文物展不同,改革开放主题展览往往“看得懂”。“这些东西,他们见过、用过,有亲近感。”蔡惠尧说,正是这种共鸣,让博物馆不再显得高冷,也吸引更多观众走进来、愿意推荐给他人。

“如果能通过展览,让观众认识昨天的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也去努力创造明天,那么博物馆的工作就算做成功了。”蔡惠尧如是说。

寻根·文艺向大众⑤

胡同寻福 庆新春

日前,北京和平菓局第四届冬日胡同文化节举行。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孩子们发射“福炮”,为家人送上新春好运与美好祝福。

本届胡同文化节紧扣“发财”主题,将“马上发财”的新春寓意融入沉浸式场景。活动全天设有3至5组特色互动,游客可参与京味歇后语竞猜、趣味答题赢好运,在轻松互动中解锁隐藏福利,在游戏中感受国粹与非遗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董鲁豫 摄



志愿者为观众在博物馆找到新年仪式感

杨秉坤

春节假期期间,国家博物馆张灯结彩、人流如织。其中一群“红马甲”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国家博物馆志愿讲解员们。在四层中国古代书画展厅,志愿讲解员毛畅正为观众讲解。90分钟中,她以过年为叙事节点,串联起一件件展品背后的故事。她告诉笔者:“我把讲解员理解为‘古人生活的翻译官’,希望能用自己的讲解,让观众在博物馆里找到新年的仪式感。”

本职工作为书法教师的毛畅,2024年从6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博志愿者。她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经过近两年的讲解,她感觉自己的眼界变宽了,也深刻体会到作为讲解员身上的“使命”。她说:“来到志愿者的讲解岗位后,更督促我要多读书、多思考,把古代文人的传统审美和生活情趣介绍给观众,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春节假期,从辽宁丹东来北京旅游的张女士,在听了毛畅的讲解后,感叹“不虚此行”。她告诉记者:“听了讲解,真的能感受到笔墨里的东方美学。志愿者结合展板图片,还讲了东汉张迁碑、刘熊碑,太惊喜了!”

在妙语连珠的讲解中,部分展品内容成了毛畅送给观众的新年美好祝福。张之洞亲笔题词高中行书前,她恭祝大家“新年事业进步、学有所成”;《百花图》前,她祝愿大家“前程似锦、富贵绵长”。讲解过程中观众的微笑,讲解结束时热烈的掌声,让她在新年的讲解岗位上,体会到特别的收获和满足。

同样在新年服务的志愿讲解员邱爽,也有独特的讲解体会。她说:“博物馆里过大年,现在是社会新年俗。小时候,特别感恩过节期间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现在,我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春节假期服务观众,也是为社会尽些绵薄之力,有一种为爱发光的自豪感。”

邱爽说:“展览好像一张巨大的知识网,我努力用精练的语言,突出展览的重点,让观众体会到我国古代文化的辉煌。”她表示,讲解时,还要将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巧妙衔接,力求让观众体会到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复兴。

据悉,春节假期,国家博物馆共有105位志愿者上岗,提供了167场讲解服务。

青海首个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

本报讯(记者那生祥)青海首个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德令哈市柯鲁柯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日前开园,填补了青海省影视文旅沉浸式业态空白。

作为青海题材电视剧《生命树》全剧关键剧情取景地之一,柯鲁柯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完整保留了该剧剧组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从家居布置到细节装饰均贴合剧集设定,同步配套NPC演员互动、名场面复刻等创新玩法,还增设文创售卖区等便民点位,让观众追剧后可深度“入戏”。

据基地坚持“修旧如旧、整新如旧”原则,构建起“单点沉浸+全域串联”的文旅发展模式,联动柯鲁柯农业风情小镇形成特色旅游线路。此外,游客打卡影视场景后,可在农垦大礼堂欣赏舞台剧,沿途还能品尝炕锅羊肉等本地特色美食,拍摄复古短视频、微短剧等,全方位领略农垦文化魅力。

德令哈市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期将以柯鲁柯镇为核心辐射点,逐步拓展农畜产品展销、采摘体验等业态,串联全域人文与自然景区,推动“影视+文旅”业态规模化发展。

艺评

人不到江湖来,江湖可到人前去

罗筱晓

这个春节档,由武侠漫画改编的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在院线的经历算是最跌宕起伏的。在前期排片占比和票房都不理想的情况下,自大年初三起票房连续4天逆袭,进而倒逼排片量上升。尽管如此,整个档期中《镖人》取得的8亿多元的总票房,放在近几年的历史同期影片中也不算突出。

作为中国影视剧特有的题材,武侠片是横跨60后到80后共同的深刻记忆。无论是1983年剧版《射雕英雄传》,还是此后大约十年上映的《新龙门客栈》,以及让武侠片走向世界的《卧虎藏龙》,都各有各的“现象级”时刻。

可惜,历史的辉煌没能长期延续,《镖

人》在市场中浮浮沉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武侠片式微的现状。还有两个数据能让情况更一目了然:一,《镖人》目前已是中国电影史武侠片票房冠军;二,从2020年到2024年,我国几乎没有在院线大规模上映的主流制作武侠电影。

如果说武侠片曾满足了观影者对人人身怀绝技、个个快意恩仇的非现实世界的想象,那么对90后00后群体而言,玄幻、科幻以及超级英雄等视觉刺激更强烈、节奏更轻快的影片似乎能更好地承担这一任务。站在市场的角度,当看武侠片长大的一代渐渐不再是文化消费主力,这一类型影片自然就不再像此前一样受到青睐。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加剧了武侠片的衰落。新生代中既能打、又会演还要有明星气质的演员寥寥无几,精雕细琢的武侠剧本稀缺、经典IP内容同质化

难出新花样,再加上武侠片在服化道及视觉效果方面所需成本较高,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影片口碑和票房双双“扑街”的情况,最后整个投资项目还将面临数额不小的亏损。

从全球电影行业来看,不仅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此,美国西部片、日本武士片这样的特色题材电影也先后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不过,受众窄并不是没有受众,更不代表武侠片就该就此绝迹。只是必须承认,现实给武侠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任何有糊弄之嫌的地方都会被严格地审视,而曾经随便比划两下就能出彩之处,如今则要演职人员全球用心才能得到认可。

《镖人》即是如此。影片上映后,其文戏和叙事的短板被反复提及;但另一方面,四代武侠电影人贡献的真打、真摔、真骑马的精彩武戏,深入沙漠地区实景拍摄使影片呈

现的粗砺质感,又是它无法被忽视的闪光点。可以说,正是因为《镖人》在传统武侠审美方面做得足够好,才为自己争取到了靠口碑实现票房逆袭的机会。

人不到江湖来,江湖可到人前去。武侠片如此,其他任何类型片也如此。不管外部因素怎么变,只有自身“功夫”过硬,机会到来时,才有抓住它的能力。

《镖人》路演中,有人说这是一群有“武侠梦”的演职人员护送电影这一“镖”到观众面前。这话这些煽情,却又挺贴切,护镖嘛,哪有不遇到点磨难的。除了《镖人》,这些年通过漫画、游戏以及网络电影,还有不少“武侠梦”的人在构建和守护心中的江湖。《镖人》能否有续作尚未可知,但经过这个春节档,或许会有更多人会相信,那个承载了侠义精神和东方美学的江湖,可能以各种形式出现,但一定不会轻易消失。